LIBRARY
JUL 2 2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BJ
1548
L53
1692
v.3

羣言瀝液卷之五

古宜梁顯祖艮夫彙編

程子答朱長文書曰。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深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未。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向之云

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耳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

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
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
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
何得爲學之末乎。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
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
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
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
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

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許魯齋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

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畧也

蘇文忠公曰蜀諺云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

薛文清公曰聖賢之子孫賢不肖皆天也天本無心人之生也偶值其氣之清明純粹者爲賢知得其氣之昏濁駁雜者爲頑愚若聖賢之子孫有賢不肖之異者則以所值之氣不同耳後人因見聖賢之子孫或有不肖者乃謂聖賢已奪

其秀氣。可謂謬悠之論矣。

丘瓊山曰。道家者流。其原出於老子。漢初其法有三十七家。大旨去健羨。處冲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等事。東漢之末。張道陵始創其法。然惟私相受於民間。未盡傳布天下也。至元魏寇謙之修張魯之法。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爲天師。賜以雲中音誦科誡之法。此後世齋醮科儀所由起也。授以玉女服氣導引之法。此後世辟穀修養所由起也。又言老子元孫李譜文授以

圖籙眞經。劫名百神。此後世符籙攝名之術所由起也。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此後世烹鍊丹藥之技所由起也。謙之自言親得李君手筆。付以奉持輔佐北方太平眞君。天宮靜輪之法。謙之獻其書於魏。人多不信。崔浩獨上書稱其事。魏主遣使迎其弟子於嵩岳。起壇宇於代都。而崇奉顯揚之。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以來。有陶弘景。趙歸眞。杜光庭之徒。又從而推演張大之。其教遂大行於世。與儒釋並立而爲三

其尤悖者。謂道士爲天師。後世因之。遂以稱漢張道陵。嗚呼。莫大於天。莫尊於君。帝王僅得以爲天之子。而一介方士。乃以爲天之師。彼道陵謙之之徒。其生也。皆受胎於父母。稟氣於天地。具血肉之軀。有妻子之屬。縱有道德。亦天生者耳。安能爲天之師哉。天而有師。則是昊天上帝。反北面而受其教也。豈有此理哉。然自是以後。嗣道陵之世者。世皆以天師稱之。至我聖祖。始革其僭妄之號。而即其所謂眞人者稱之。嗚呼。

自夫太武信崔浩之言而崇奉謙之其法遂蔓延於天下後世流爲淫巫小術無復五千言道德之餘意矣厥後二人皆不得其死豈矯誣上天天亦惡之歟

吳草廬曰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於其親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於其可見而疑於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於其不可見而疑於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

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葬之日。送形而往於墓。葬之後。迎精而返於家也。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爲數。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喪而遷於廟也。一歲之內。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於家不於墓也。墓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時展省焉。展省之禮。非祭也。近代所爲祭者。或隆於墟墓而略於家。夫伊川野祭。古所深慨。習俗之由來漸矣。

不有禮以稽其弊則雖豪傑之士亦且因仍而莫怪予嘗適野見車馬蔽道士女盈盈於墟墓之間少長咸集攀號悲泣彷彿初喪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亦不能不歎夫古禮之泯

薛文清公曰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謝廷芳曰或者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爲善豈不有助於世而闢之深耶應之曰善無惡之稱也世之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

謝顯道久住太學。告行於伊川。云。將還蔡州取解。且欲改經禮記。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士所萃。未易得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子貢不受命而貨殖。蓋如是也。顯道復還。次年獲國學解。

馮北海疏畧曰。自人文向盛。士習寖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騖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

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
紀綱爲贅疣以放言恣論爲神奇以蕩棄行檢
掃滅是非廉耻爲廣大取佛經言性言心畧相
近者竄入於聖言取聖言有空字無字者强同
於禪教嗟乎聖經果如此解乎士子制義以聖
人口氣傳聖人之神耳聖人之世曾有此語意
否乎夫學宮所列至要亦至詳童而習之白首
未必能窮世間寧有經史不能讀而於經史之
外博極群書之理棄本業之精髓拾遺教之殘

膏譬如以中華之音雜雕黠之語語道既爲踳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矣

朱子曰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

王子守溪夜讀有鷄正鳴於庭家人犇告曰必殺

之是不祥王子曰鷄其無知乎彼鳴自鳴吾何爲驚彼止自止吾何爲喜鷄其有知乎彼以告我是爲忠告不以告我是爲容默又可殺乎且彼爲不祥者誰乎鷄乎抑別有物乎鷄也彼區區者是何能爲別有物乎則鷄可殺而彼物者可得殺乎夫鳴鷄職也特非其時耳非其時而鳴不免於死非其時而言得免於罪乎雖然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爾當與靈烏而並名

俞文豹曰外方道塲惟啟散時用鐃鼓終夕諷唄

講說猶有懇切懺悔之意。今京師用瑜珈法事。惟即從事鼓鈸。震動。驚感。坐人。尚有聞之頭疼腦裂。況亾靈乎。至其誦念。則時復數語。仍以梵語演爲歌謳。如降黃龍等曲。及弄花鈸。打花鼓。專爲戲玩之計。以悅婦稚。見者常恨不能揮碎其首。此東山所以决意不用。而室人交讁。羣議沸騰。雖屹立不動。而負謗不少也。

善夫耕於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於天。天戮之矣。劉文成公曰。噫。誣哉。何覩天之局也。一夫

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特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爲也。曰天鑒於民。有隱慝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顯微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爲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知之。又不敢專而聽於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曰天又以震戮人罪。而不知天之所以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爲人子而不

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幼而不
孫為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而賊仁
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
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朘膏剝骨擅威作
福殘害正直而逭於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
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有一戮而庸夫乎戮
焉使彼有以覘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
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
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

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團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爲雷。光爲電。猶火之出礮也。而物之嘗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伯温問夢帝與我九齡。程子曰。與齡之說不可信。安有壽數而與人移易之理。問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如何。曰。於理有之。

陸龜蒙曰。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

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今之碑野廟也。非有功德政事可紀。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邑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艷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階級。左右老木。攢直森拱。蘿蔦翳其上。梟鴞室

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叱作之叱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鷄犬魚菽之薦牲酒之奠𢿘於家可也𢿘於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禍亦隨作耋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叱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感而生耶悉歸之於神惑亦甚矣嗚呼生能禦大災捍大患死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以禦災捍患者爲比是戾於古也明矣

楊升菴曰君子有朋而無黨小人有黨而無朋易

曰朋至斯乎語曰有朋自遠方來朋者君子之善類也語曰君子不黨又曰群而不黨黨者小人之凶類也後世朋黨二字連稱以困君子名實皆紊矣

胡敬齋曰權與經本非二理權者稱錘之名能知輕重而處不失當經是常法如兩事同至皆當依經而行或不能兼盡必有一輕一重則當從其重者如兩事皆重則當詳審而並處之如夫婦人倫重於告禮如告而得娶得以兩盡是經

也。告不得娶。則廢人倫而重父之過。故不告而
娶。所以從其重者。而處不失當。豈不是權。如堯
舜得子賢以繼其位。此常道也。又使其宗廟享
之。是兩盡其道。然使不肖子居君位。必至亾國。
是誤天下生民。而宗社亦滅。故傳位於賢。則生
民不失所。朱均亦無後患。是以傳子為輕。君天
下為重也。權所以濟經。如一兩是一兩。如十兩
是十兩。不失分銖。此正天理之精微處。非聖賢
不能用。後世學不及此。有以苟且從俗為權者。

以機變處事爲權者。故權變權術之學興。於是背乎經。非所以濟經也。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椽。常歲賦民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令洗沐易新衣。治齋宮於河上。設絳帷牀席。居女其中。卜日浮之河上。數十里乃滅。俗語曰。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人

家多持女遠竄。故城中益空。豹曰。及此時幸來告。吾亦欲往送。至期。豹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長父老皆會聚。觀者數千人。其大巫老女子也。女弟子十人從其後。豹曰。呼河伯婦來。既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不佳。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兵共抱大巫嫗投之河。有頃。曰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投弟子一人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是皆女子。不能

白事。頗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傍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不還報。柰何。復欲使廷掾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流血。色如死灰。豹曰。且俟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河伯不娶婦也。鄴吏民大驚恐。自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

曹月川修公廨。有言土旺者。先生曰。土旺不用。反用裒土乎。且土旺不動土。水日不飲水乎。火日不吹火乎。金日不煉金乎。木日不析薪乎。五行

在天地間。木旺於春七十二日。火旺於夏七十二日。金旺於秋七十二日。水旺於冬七十二日。惟土無專氣無定位。故四季之末各旺一十八日。四季總旺七十二日。是五行各旺七十二日。而成歲功也。五行一理而已。土旺猶金木火水之旺也。今於金木火水之旺皆不畏避。獨於土旺深避之。何惑之甚也。聞者歎服。

范忠宣羅章惇之讒。坐黨南竄。子弟多怨惇者。及度江舟覆。跟蹌中正色謂子弟曰。此豈章惇爲

之哉君子以爲知命

朱子曰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性也只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謂性乎

王仲任曰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

虛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全牛所見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鏁繩纆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

想○或泄於目○或泄於戶○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戶○戶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臥則夢聞○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同一實也○

或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邪○程子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冤釋否○曰固是○衆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亾○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

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顧涇陽曰或問因果有諸予曰有之曰何以聖人不言曰聖人何嘗不言曰可得聞乎曰禹之謨曰惠廸吉從逆凶尹之訓曰作善百祥作不善百殃類而求之不可殫述也曰此言見在不言過去未來也曰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謂之積則上之推及祖宗是亦過去也謂之餘則下之攙及子孫是亦未來也曰此吾儒之所謂過去未來非佛氏之

所謂過去未來也。聖人弟言其所謂過去未來。不言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何也。今不知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耶無耶。曰不知也。請舉所知以質。域中有二大道大法。大道者何。綱常倫理是也。所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忠臣孝子。皆爲報夙生之恩而來。凡亂臣賊子。皆爲報夙生之怨而來。反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於是綱常倫理、且

茫然無所繫屬○而道窮矣○法者何○黜陟予奪是也○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揆乎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爲傷善○凡小人而被顯榮○皆其自貽之休而顯榮之者非爲庇惡○揆諸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於是黜陟予奪○且貿焉無所憑依○而法窮矣○道窮法窮○雖羲皇堯舜復生○無以御天下○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

耶無耶無則非吾儕之所當言有必至於妨道妨法非吾儕之所敢言也子又何疑於聖人哉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朱子曰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時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者而其不如意事

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等。特所憂慮之事異耳。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此中可以少安矣。

羅整菴曰。梁武帝問達磨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

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爭先爲之。導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諂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

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爲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信決矣。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脫。乃欲諂事土佛木佛。以僥倖於萬一。非

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之言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余是用表而出之更有丹霞燒木佛一事亦可以解愚夫之惑

薛文清公曰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只安排作時文材料用於已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

呂新吾曰。一日與友人論修身道理。友人曰。吾老矣。予曰。公無自棄。平日爲惡。即屬纊時幹一好事。不失爲改過之鬼。况一息尚存乎。

程子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謂殺不辜以私已。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唐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有僧自西域

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即生帝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輳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海剛峯曰文也者所以寫吾之意也吾平日讀書體認道理明白立身行己正大光明吾之神也

作而爲文不過畫師之寫神者耳孔子涵養至到論語之言莫非中和氣象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論七篇首曰泰山巖巖焉葢自所見所養出之莫加毫末於其間也孔孟之文天下至文論語七篇後人作文之法也今則舍此不務不求之心而求之講章墨卷臨文則記夙所記憶者攺竄首尾影響模範就文求題則題意不可得求人則人品不可知將舉而見之行事間所言又無着實地步夫朝廷養士葢欲異日爲天下

用諸士日逐營營。必小有裨補後可。乃今一生讀書作文。於家國身心。無毫毛補益。謂之何哉。昔之評詩者曰。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愚於此亦云。竟為濫惡之物。以欺人。非工之良也。舍其梧檟。而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請試思之。司馬溫公曰。或稱張湯矯偽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饕餮三族。世濟其㐫。此非

積善積惡之謂耶祖父有德子孫爲不善未免
禍敗慶何有焉祖父爲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
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堯舜雖至德朱均
不能免其災瞽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
張湯者雖險詖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實
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
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
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李之彥曰世人以茹素爲齋戒豈知聖賢之所謂

齋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無一日不齊無一日不戒今之人每於斗降三八庚申甲子本命日茹素謂之齋戒不知其平日用心何如也即在茹素之日事至吾前輒起利狗欲損人害物不知其茹素何爲也

眞西山曰定一也而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浮屠氏之定自儒者言之則大學自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所以爲感通之

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泰定所謂禪定者兀然枯槁而已爾漠然清虛而已爾人之一心與造化侔大者以其往來闔闢之不窮動靜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者爲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其可乎

王沂公作郡時訛言有怪物夜飛下食小兒者遠近相恐未昏則鍵戶滅燭匿童稚以黃緡薰爐置門用爲厭勝公聞之戒徼巡之吏悉令屏去有爲先倡者捕而重笞逐出於境民情遂安妖

訛乃止。

吳韋曜為太子中庶子。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使曜作博奕論。畧曰。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其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

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
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
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論也考之於道藝則
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
以刼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
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也
哉

朱子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
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

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個道來放入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逗漏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

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也

皇甫謐曰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增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奸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捋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於是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所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所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

管豹問曰人死而爲鬼有諸郁離子曰是不可以

一定言之也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幾千萬年生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既死矣而又皆爲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故曰人死而皆爲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魂離其魄而未遂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炭之着火然魂其燄體其炭也人死之魂復歸於氣

猶火之滅也。其餤安往哉。故人之受氣以爲形也。猶酌海於杯也。及其死而復於氣也。猶傾其杯水而歸諸海也。惡得而恒專之以爲鬼哉。曰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虛乎。曰是則同氣相感之妙也。是故方珠向月。可以得水。金燧向日。可以得火。此理之可見者也。虞琴彈而薰風生。夔樂奏而鳳凰來。聲之應不虛也。故鬼可以有。可以無者也。子孝而致其誠。則其鬼由感而生。否則虛矣。故廟則人鬼享。孝誠之所致也。不然

先王繼絕世以復明祀豈其鬼長存而餒乃至此而復食耶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娶如何程子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李卓吾論西方淨土甚詳羅近谿曰南方北方東方獨無淨土耶卓吾默然衆亦默然久之寂無譁者先生曰即此便是淨土諸君信得及否

張南軒曰東京黨錮諸君子葢喜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頹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狥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葢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

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爲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噓枯吹生。自爲題榜。圭角炫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搏擊豪强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爲。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也。是豈非有所未盡爲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以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群矣。然惟其

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若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喪。此又爲矯

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盡之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温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薛文清公曰學者得如周程張朱之爲人亦可矣四子不好佛而學者乃好之則是爲人不求如四子之賢而好佛乃求過於四子也惑之甚矣

呂新吾曰。三千三百。聖人非靡文是尚。而勞苦是甘也。人心無所存屬。則惡念潛伏。人身有所便安。則惡行滋長。禮之繁文。使人心有所用而不得他適也。使人觀文得情而習於善也。使人勞其筋骨手足。而不偷慢以養其淫也。使人彼此相親相敬。而不傷好以起爭也。是範身聯世。制欲已亂之大防也。故曠達者樂於簡便。一決而潰之。則大亂起。後世之所謂禮者。則異是矣。先王情文。廢無一在。而乃習容止。多揖拜。姱顏色。

柔聲氣工頌諛艷交遊寄附耳躡足之語極籩豆筐篚之費工書刺候問之文君子所以深疾之欲一洗而入於崇眞尚簡之歸是救俗之大要也雖然不講求先王之禮而一入於放達樂於簡便久而不流於西晉者幾希

羅整菴曰今之道家蓋原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深根固蔕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禜禱經呪符籙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

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寖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呪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祈禳禜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

者卒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人心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葢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譸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眞西山曰光武之中興其先有以赤伏符來上者帝於是篤信之始以之命三公又以之定郊祀終以之斷封禪焉不知六經者先王之格言而

讖緯者末世之邪說張衡以爲起於哀平之間蓋得之矣新莽之居攝也假稱符命以惑衆聽因以行其篡竊之謀光武誅新復漢宜剗滅其書以絕禍本可也乃以赤伏之驗崇信而表章之夫異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法言先王之正道故劉歆因之以改名公孫述因之以僭昨是徒足以起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益於世教哉自光武好之而東都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謬妄爲甚歐陽修乞詔儒臣悉

取九經之疏。删去讖緯之文。以其害道故也。

問神仙之說有諸。程子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方正學曰。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爲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資去。死則諉以他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恒誇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慍其

誕。瞷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
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爲眞鬼也。卽旋其
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
在。稍前。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角
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
能角。角墜。振其鈴。旣而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
及葉鳴谷響。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
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
床。曰。亟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膽裂死。

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

史惺堂曰子曰富貴在天郭璞以爲在地動人利己心不顧父母暴露則此心先絕於親何以感天

或問於陳揀塘先生曰夫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夫事皆由命則人事可盡廢乎曰不然凡事固皆前定而在我所當爲者不可不盡但不應非理妄爲耳如死生有命然凡可以養生而避死者

自當爲之。苟徒一切諉之命。則命該不死。雖絕粒亦無妨耶。故聖賢諄諄以義命二字。互相發明。宋儒以爲人事盡。然後可以諉之命。其爲世訓明矣。

司馬温公曰。丙吉爲丞相。出逢群盗格鬭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爲詰禁盗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爲不然。夫宰相所稱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要亦佐人主治庶政。

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疎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賢

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歟昔士會爲政○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子產爲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爲丙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諭問以揜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陸長源曰潼關北大河中有灘出水可三二尺灘上有一樹古老相傳云本女媧墓女媧鍊石補天缺斷鼇以立地維故墓在大河中水高與高水下與下葢神之所扶持也於今數千年矣立祠於岸載在祀典天寶十三載秋霖雨一百日河水泛溢其灘遂被洪水衝沒至今無遺跡乃知向說皆謬耳

唐韋絢曰洛陽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

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曹月川先生至府。群吏素聞先生名。未識其面。聚觀之。問曰。舉世崇信鬼神。先生獨不事。何也。先生曰。且如府太守清廉。列郡畏服。有人執金帛導以金鼓。欲賂太守。免差稅。如何。群吏愕然曰。如此將討死。先生曰。今人諂求鬼神。使神而果神耶。亦將討死。使其非神。安用事爲設。一人犯

盜一人殺之上司追求至緊二人各挾珍寶暮夜請求免罪太守可受而放之乎今人不務爲善臣不忠子不孝弟不遜婦不順積惡有罪天理不容乃諂媚鬼神倖求非望在鄉廣建淫祠惑誘鄉人在家裝圖神像朝夕奉獻苟無災禍曰事神之所致也苟或不免曰所事不恭也惟知倚於鬼神而修身爲善初不暇計神本正直安受人間枉法贓乎群吏嘆服不已

陳幾亭曰孔子百世不名明至尊也當矣自韓愈

名孟子。而後世因之。至伊川序明道墓。猶仍其失。噫、使稱頌孟子而可名。稱頌父母亦不妨名乎。讀孟子者於其自稱名則不易音。示稍殺於孔子可矣。臨文呼名。無禮之大者也。

朱子答李伯諫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眞性常在。某謂性無僞冒。不必言眞。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眞性不知其

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嘗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想見眞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

韓持國師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程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呂新吾曰樂要知內外聖賢之樂在心故順逆窮通隨處皆泰衆人之樂在物故山溪花鳥遇境

纔生。

羅整菴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乃延平李先生之言而朱子述之者也。此言須就人事上體認內外兼盡則仁之爲義自明。或謂當理卽無私心。無私心卽是當理。而以析心與理爲未善。是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且如齊桓公之尊周室。漢高祖爲義帝發喪。孰不以爲當理。謂無私心得乎。又如直躬之證攘羊。申生不忍傷父之志而自斃。其無私心不待言矣。謂之當理可乎。果

如或者之言。則王伯將混爲一途。而師心自用之害。有不可勝救者矣。

淮南子曰。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佽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氣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又况夫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

爲雛鷇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蠬蜃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山出嘄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熒惑也

歐陽文忠公曰鄭之盩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

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與。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胃腸哉。而反貽怒於無

罪之民以騁其忿雖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
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
平民以駭其耳目耶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
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耶蓋聞陰陽
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
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與壯陽剛燥疑有
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耶不然
喑嗚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

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

或問人可勝天乎。胡五峯曰。人而天則天勝。人而

不天則天不勝

薛敬軒曰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爲兩段矣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

曹月川勸人勿赴水陸會畧曰切見僧不爲道醮而廢齋道不爲僧齋而廢醮是彼各知自重也爲儒家者祖天地宗帝王師周孔將以正人心扶世道反爲齋醮而廢禮是自輕耳寧無愧乎

薛文清公曰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

謂能敬天者妄也

呂新吾曰一門人向予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否予曰此等語予亦能勦先儒之說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講學衙門中多了一宗案卷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此服此闢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樁話說不知於國家之存亾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

濟否我只有個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談耶曰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設處除了撒數沒總數

文信公曰顛峯仰宗臣以拆字之法行京師諸公贈言陳往驗甚悉予未即信試之且數年每言輒酬奇矣哉予問顛峯曰禍福將至必先知之吾聖人則有教矣就字而言字心畫也得於心

應於手。夫固動乎四體之一也。由此而推。資稟之强弱。操術之正邪。生死壽夭貧賤富貴之理。於其字畫之大體。而夫人之平生。可一言而盡。是則予固能知之。今夫卒然而遇人曰。請所欲書。夫人者亦倘然應之。曾不經意而予於其偏旁上下之間。細繹解說。曰某宜福。某宜禍。則其臨書之際。豈亦有鬼神壓乎其上。誘乎其中。而運之肘歟。不然。字耳。字耳。何靈之有。顛峯曰。未也。天下禍福之占於其動。而已木之榮枯。康節

不能索之於其靜。一葉之墜。算法生焉。世人見墜葉多矣。誰知大化寄此。耿末子之觀字也。於其心。予之觀字也。於其心之動。是法也。得之异人。异人誠勿言。君退思之。予推其理。不可得而又動于顛峯之巽。則思夫聖人之於其事。其存而勿論者不少矣。相視一笑。就用其言贈焉。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伊川先生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

章楓山曰吾少時讀柳子厚送苑論歸覲詩序見其有所謂風雨筆札雲烟簡牘與夫桂枝片玉光生於家曳裾峩冠榮南諸侯之邦者未嘗不羨其文章之富慕其登第之榮也及觀韓昌黎之贈張童子乃曰愈將進童子於道又曰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然後知仁人君子愛人以德者其用心固如此彼柳所誇者不過庸人之見世俗之言耳嗚呼士君子所當爲者寧獨富文章取科第而已乎

薛敬軒曰。發憤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

程伊川曰。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李樂菴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

不識節義字

楊升菴曰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甚行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眞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

屑之也。今觀詩云。先師遺訓。今豈曰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遊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辟甫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王守溪書曰。有自城來者。言足下得長生久視之術。僕始而喜。旣而疑。竊爲足下不取也。夫人之有生必有死。猶日之有晝必有夜。事之固然者

也今學者所共推尊以爲聖者必曰堯舜周孔堯舜周孔今安在耶假而以聖人不爲異術順受其正則夫安期羨門鍾呂之屬屢見神於前人者今安在耶意以竊陰陽之氣獨得須臾無死要之久也亦必有散焉日生於旦死於夜月生於朔死於晦陽生則陰死陰生則陽死而元會運世盡則天地亦不免於死安有自開闢以來聖者死仙者死造化亦死而吾獨欲超然立於不死之地耶夫神仙之說昉於誰乎自老子

有谷神不死之說。屈子有一氣孔神之說。燕昭漢武始崇虛無。而海上迂怪之士爭扼腕而言神仙。日思脫躧以事飛昇之說。卒無驗也。則變爲服食之說。服食之說。卒無驗也。則變爲金丹之說。至於服金丹而死者。往往如是也。則又變而爲今說。今之說。以爲不假金石草木。皆反於身而得之。則其說益玄。而其效益菸。且遠矣。往予居京師。見縉紳往往有談此術者。未始不竊歎人心之無厭也。方其未遇。日誦書史。拒彼甚

堅一旦名已遂志已滿而所懼者惟死也於是方士因其懼心而入之聽其言洋洋乎其若可以凌倒影而退觀於是姑爲其所不可爲以覬得其所不可得問之則動以朱子爲解自朱子有刀圭入口白日羽翰之說故術者以此藉口而爲吾儒者亦以此自解嗟乎吾徒讀聖賢書所學者儒所談者儒而不免惑此則又安得責夫秦皇漢武之爲耶昔陳希夷之告宋琪不過勉以勤修政事假如今遇希夷則所以告足下

不過政事而今之人開戶說仙彼而能仙曷不高飛遠引超出人世縱不能然亦當清淨自守以求其所鈆汞者而何暇奔走權勢側其戶于四方耶或曰彼非自謂能仙但以延年損疾耳若是恐有之然人之疾多起於風寒暑濕喜怒勞佚之際能於是謹之則疾安從生且攝生之說吾儒自有之中庸之慎獨則坐忘之法也孟子之夜氣則伏氣之法也論語之失飪不時不食則服食之法何待於彼耶今足下出宰百里

語默動作人所屬視喜怒威權人所竊弄從事奇衺恐有害於德賁緣請託恐有害於政謗言流聞恐有害於名如前所陳又恐有害於身也愚聞之方人之篤於所信雖舉天下之口以辯焉亦無以自解況如僕者乎然谷永諫成帝疏柳宗元報李睦州書韓退之之誌李子毆陽永叔之序黃庭經其文具在也試取而讀之則無俟於予言矣

陳幾亭曰太陽者萬物共賴以生而鵾鶡畏日鼠

畏曰虎畏曰盜亦畏曰皆戕害於物者也太陽育物而彼害物自覺與太陽之性相背是以畏之又害物非可共見之事也故畏明人臣欲福庇民物者惟恐其君之不明也其欲蠹善類凋民生以自榮者惟恐其君之明也以位則官以形則人以至性則何物也耶

高景逸曰今人所謂天以爲蒼蒼在上者云耳不知自吾之皮毛骨髓以及六合內外皆天也然則吾動一善念而天必知之動一不善念而天

必知之而天又非屑屑焉知其善而報之善知其不善而報之不善也凡感應者如形影然一善感而善應隨之一不善感而不善應隨之自感自應也夫曰自感自應何以謂之天何以謂之天必知之也曰自感自應所以爲天也所以爲其物不貳也若曰有感之者又有應之者是二之矣惟不二所以不爽也

問福善禍淫如何程子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

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呂新吾曰天下事只怕認不真故依違觀望看人言爲行止認得眞時則有不敢從之君親更那管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若作事先怕人議論做到中閒一被謗誹消然中止這不止無定力且是無定見民各有心豈得人人識見與我相同民心至愚豈得人人意思與我相信是以作事

君子要見事後功業休恤事前議論事成後議論自息卽萬一不成而我所爲者合下便是當爲也論不得成敗

楊椒山曰介安從生生于吾心之義義又安從始始于在天之利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人之所以植綱常弘德業參天地亘聖賢皆賴此以爲之質幹是可苟焉巳乎必剛與廉者合而介始成矣然乖愎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廉

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爲介者乃不求其合于天而求其合于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諸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于外者或不能介于內。能介于始者。或不能介于終。則似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旣深乎。噫。不苟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薛文清公曰。易書春秋。以數千年簡編之傳寫。豈

無一言半句之磨錯必欲字字識其義難矣不若守朱子讀書之法通其可通者缺其不可通者

劉念臺曰古人恐懼二字常用在平康無事時及至利害當前無可廻避只得赤體承當世人只是倒做了

羅整菴曰釋氏分本末爲兩截混眞妄爲一途害道之甚無過於此不可但如此說過須究言之夫以心識爲本六識爲末固其名之不可易皆

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更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爲末之六也○葢凡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所謂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爲二而以其半爲眞半爲妄哉○若夫眞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於安排造作○莫非眞也○及乎感物而動○

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卽其自然之不可違者故曰眞也所不當然者則往往出於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眞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夫佛氏之說則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

當然。一切皆謂之眞。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去。當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禁。中國之爲中國。人類之爲人類。將非幸歟。

曹月川曰。儒家之理。原出於天地。而制成於聖人。故自周公而上。作之者非一人。自孔子而下。明之者亦非一人矣。其在五經四書。詳且備焉。彼釋迦老聃之書。本無齋醮之論。而梁武宋徽之君。乃妄爲齋醮之說。故武餓臺城。而徽流落於

金將求冥福俱遭顚禍誠萬世之明鑒也柰何人不知戒踵謬成俗流至於今可勝痛哉然出俗超凡何代無人宋程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元許魯齋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釋老二氏士大夫家因以爲俗四方聞風亦有倣之者今欲明其禮而郤其俗焉以二先生爲法毋曰我下愚也豈敢倣大賢之所爲哉孟子不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況程許乎葬家詩曰塋家風水果何由

舉世滔滔苦信求我道如依風水說陰陽個個做王矣

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朱子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背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著便是命

羣言瀝液卷之六

古宜梁顯祖艮夫彙編

陳北溪似道之辨。或曰。今世所謂老佛之道。與聖賢之道何如。曰似道而非道也。蓋老氏之道。以無爲宗。其要歸事清淨。令學者脩眞煉氣。以復嬰兒。誠爲反人理之常。世固有脫事物。遊方外。以事其學者。然其說未甚熾。固不待論。若佛氏之教。則充盈乎中華。入人骨髓。自王公大人。至埜夫賤隸。深閨婦女。無不傾心信尚之。而其所

以為說者。大槩有二。一則下談死生罪福之說。以誑愚衆。然非明識者莫能決。一則上談性命道德之說。以惑高明。亦非常情所易辨也。夫死生無二理。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蓋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此天地之所以生人物之始也。人得是至精之氣而生。氣盡則死。得是至眞之理所賦。其存也順吾事。則其沒也安。死而無愧。始終生死如此而已。

是未生之前。是理氣爲天地間公共之物。非我所得與。既凝而生之後。始爲我所主。而有萬化之妙。及氣盡而死。則理亦隨之。一付之大化。又非我所能專有而常存不滅於冥漠之間也。今佛者曰。未生之前。所謂我者固已具。既死之後所謂我者未嘗亡。所以輪迴生生於千萬億刧。而無有窮已。則是形潰而反於原。既屈之氣。有復爲方伸之理。與造化消息闔闢之情殊不相合。且謂天堂地獄。則證昭昭。則是天地間別有

一種不虛不實之田地。可以載其境。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磚瓦材木。可以結其居。與萬物有無虛實之性。又不相符。況其爲福可以禱而得。爲罪可以賂而免。則是所以主宰乎幽陰者。尤爲私意之甚。抑非福善禍淫。大公至正神明之道也。觀乎此。則死生罪福之說。眞是眞非瞭然。愚者可以不必惑。而明智者亦可以自決矣。夫未有天地之先。只自然之理。而已有是理。則有是氣。有動之理。則動而生陽。有靜之理。則靜而

生。陰陰陽動靜。流行化育。其自然之理。從而賦
予於物者爲命。人得是所賦之理。以生而具於
心者爲性。理不外乎氣。理與氣合而爲心之靈
凡有血氣均也。而人通物塞。通則理與氣融。塞
則理爲氣隔。今就人言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
已。其所以爲虛靈知覺由形氣而發者。以形氣
爲主而謂之人心。由理義而發者。以理義爲主。
而謂之道心。若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四肢能
動。饑食渴飲。冬思裘。夏思葛。等類其所發皆本

於形氣之私而人心之謂也非禮勿視而視必
思明非禮弗聽而聽必思聰非禮勿言而言必
思忠非禮勿動而動必思義食必以禮而無流
歠飲必有節而不及亂寒不敢襲暑無褰裳等
類其所發皆原於理義之正而道心之謂也二
者固有脈絡燦然於方寸之間而不相亂然人
心易危就而不安道心至隱微而難見以堯舜
禹相傳猶致其精於二者之間而一守夫道心
之本自告子以生言性則已指氣爲理而不復

有別矣。今佛者以作用是性。以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專指人心之虛靈知覺者。而作弄之。明此爲明心。而不復知其爲形氣之心。見此爲見性。而不復知性之爲理。悟此爲悟道。而不復別出道心之妙。乃至茸苦食淡。停思絕想。嚴防痛抑。堅持力制。或有用功。至於心如秋月碧潭淸潔者。遂交贊以爲造到。業儒者見之。自顧有穢淨之殊。反爲之歆慕。舍己學以從之。而不思聖門傳授心法。固自有克己爲

仁瑩淨之境與所謂江漢之濯秋陽之暴及如光風霽月皆其胸中輝光潔白之時乃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若彼之所謂月潭清潔特不過萬理俱空而百念不生爾是固相似而實不同也心之體所具者惟萬理彼以理爲障礙而悉欲空之則所存者特形氣之知覺爾此最是至精至微第一節差錯處至於無君臣父子等大倫乃其後截人事粗迹之悖繆至顯處其爲理之發端實自大原中

已絕之。心本是活物。如何使之絕念不生。所謂念者惟有正不正耳。必欲絕之不生。須死而後能。假如至此境。果無邪心。但其不合正理。是乃所以爲邪。而非豁然大公之體也。程子以爲佛家有个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而無義以方外。然所直內者亦非是。正謂此也。觀乎此。則性命道德之說。眞是眞非。瞭然。高明者。可以不必惑。而常情亦可以能辨矣。而近世儒者乃有竊其形氣之靈者。以爲道心。屏去道問學一節工

夫屹然自立一家專使人終日默坐以求之稍有意見則證印以爲大悟謂眞有得乎群聖千古不傳之秘意氣洋洋不復自覺其爲非故凡聖門高明廣大底境界更不復覩而精微嚴密等工夫更不復從事良亦可哀也哉嗚呼有志於學者其戒之謹之

蔡虛齋曰腔子是指身不是指心滿身都是這生生之心所在也故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

程子曰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

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范竹溪曰涇陽先生云使君子不得止至善名之一字累之也使小人不敢爲極惡名之一字隄之也吾願君子以下人心頭且時時提起一名字君子以上人心頭卽時時掃除一名字且生前之精神在身死後之精神在書生前之不朽

在壽死後之不朽在名名何足累惟在善居名者

有一生問爲學而苦於養生之不足如之何呂涇野曰無不足者只要見得破耕可商可傭卜亦可何妨爲學昔管寧華歆共鋤而獲金歆熟視之寧竟擲不視此不外耕而學的韓康伯隱於長安市賣藥不二價有一女子買藥長安市中聞藥價不二問曰子莫不是韓康伯否此不外商而學的又如漢嚴君平賣卜凡有父兄來問

便教以慈愛有子弟來問便教以孝敬此雖賣
卜亦未嘗外學諸生亦嘗有此學者乎未也故
爲學不患身貧只患無志爾艾希淳曰見得破
三字是主本
朱子曰鬼神自是難理會底且就緊處做工夫人
生有多少道理自禀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須一一理會生底道理則死底
道理皆可知如事君事親事其所當事盡誠敬
之道卽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

在須是得這道理無欠缺到得那時死乃是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故張子曰存吾順事歿吾寧也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聖人不說死已死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與他精細理會六經載聖賢行事備矣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爲常事也記與魯論獨載曾子寢疾時事爲詳不過教學者以保身謹理而已豈效浮屠不察於理而以坐亡立脫爲奇哉

韓苑洛曰。河中書院者。故東嶽祠也。世人言五嶽皆有神。獨泰山神主地下死人。人之死者。皆隸泰山。不與他嶽比。故其祠徧天下。蒲有祠。在州東三里。所州人率以歲六月。歌舞爲會。以樂神。云爲其死者之父母親戚解脫。卽弗樂神。神且苦其死者之父母親戚云。九川呂子云。禮教不興。而惟鬼之務。有司者之過也。今夫泰山非蒲人所可私事也。古者禮德則祀。食功則祀。然制無僭神。而饗無淫鬼也。夫擊鐘鼓。灑牲醴。羣巫

在前三老在後使其婦人女子羣集而奔走焉
此天下之弊俗也夫曾有杏壇絃歌之聲至漢
不輟何則教化行而禮讓之俗可作也語曰弗
琢弗光弗闡弗明言教化之行自上倡之也故
導則易流噓則易爇勢使之然也孟子曰經正
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吾將正其經焉
呂子毀其祠以爲河中書院生徒入院而習業
者幾百餘人
戚賢爲歸安令邑有蕭總管者淫祠也豪右欲詛

人者。輙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入廟。列賽者階下諭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舁木偶置橋上。禱數日。竟不雨。遂沉之於河。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中躍入舟。一邑譟呼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公陰令人伺於岸側。曰水中人出。卽械以來。已而果然。蓋諸賽者賄沒人以爲之也。

陳清瀾曰。近世陸學一派。不獨於程朱之言有疑。雖於孔曾思孟亦不免。象山謂顏子殁。夫子事

業。自是無傳。楊慈湖謂子思孟子言多害道。王陽明謂顏子歿而聖人之學亡。卽此也。象山疑易繫非夫子作。疑繫辭首章近推測之辭。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兩語可信而已。慈湖遺書。於大學格致誠正。於中庸忠恕違道不遠。於繫辭形而上下等語。皆以爲支離害道。王陽明所謂求心而非。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者。卽此也。嗚呼。言出於孔子。猶不敢以爲是。而況於曾思孟子。而又何有於程朱耶。邪說橫流。壞

人心術痛哉痛哉

司馬溫公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今之葬者相山川岡壟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則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於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棄屍失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

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墐之耶先王制禮葬期不過七月今世著令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宦遊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

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求。其。福。利。耶。
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
尉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
置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
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
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
者。良師也。兄乃名張生。許錢一萬。張生聞之。大
喜。兄曰。爾能用吾言。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
師。張生曰。唯命是聽。於是兄自以意處歲月

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文曰大吉。以是族人皆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節致仕。吾年六十六。恭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問陰陽。迄今亦無他故。今著此論。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方正學曰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
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
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
氏之言以爲輪廻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
嘗得某罪而然耳見鋍唇掀鼻俯脊宣躬者曰
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於禽獸則
曰此其宿世爲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爲之
書不特書之又爲地下設爲官府以主之詭證
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怪妄之甚者也

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

曹月川先生因蒲學垣傾圮命工修築門人曰太歲在東未可修理先生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太歲何在爾欲避之乎夫太歲天上歲星也豈人間家家戶戶皆有一太歲耶命亟修之

呂新吾曰無才無學士之羞也有才有學士之憂也夫才學非有之難而降伏之難君子貴才學以成身也非以矜己也以濟世也非以夸人也

故才學如劒。當可試之時。一試。不則藏諸室。無以衒弄。不然。鮮不爲身禍者。自古十人而十。百人而百。無一倖免。可不憂哉。

章楓山曰。聖人作易。蓋爲君子謀也。而亦爲小人謀乎。易之於小人也。深惡而痛絕之。不使得志焉。視之蓋不啻禽獸盜賊。其肯爲之謀哉。況乎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果不爲小人謀矣。奚其謀曰。此所謂不謀之謀。蓋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欲使天

下之皆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譬若明師諄諄之誨教也不屑之誨亦教也烏可謂諄諄者爲教不屑者非教乎易爲君子謀諄諄之教也不爲小人謀不屑之教也

王仲任曰工伎之書起宅葢屋必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船着葢施帽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宜擇日夫動土擾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

但欲居身自安。則神之心必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益哉。

范公甫將赴河淸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程子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耶。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祀千七百處。所存惟吳泰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

得。以爲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爾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朱子曰。温公云。陳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曰非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爲者也。愚謂曰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絶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

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忿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呂新吾曰士氣不可無傲氣不可有士氣者明於人巳之分守正而不詭隨傲氣者昧於上下之等好高而不素位自處者每以傲人爲士氣觀人者每以士氣爲傲人悲夫故惟有士氣者能謙巳下人彼傲人者昏夜乞哀或不可知矣

石漬子曰貪也者其殺身之阱乎貪色死色貪酒

死酒。貪盜死盜。貪鬭死鬭。貪獵死獵。貪漁死漁。此人情之所共明也。貪祿死祿。貪位死位。貪權死權。貪賄死賄。貪名死名。貪訐死訐。此人情之所易曬也。是故商鞅之車裂也。黃歇之刺死也。主父偃之夷僇也。石季倫之滅亡也。崔浩之族誅也。大夫種之賜劒也。此豈其智之弗明哉。情有所曬而弗能忍耳。猩猩、獸之好酒者也。大麓之人。設以醴尊。陳之飲器。小大具列焉。織草為屨。勾連相屬也。而置之道旁。猩猩見。則知其誘

之也。又知設者之姓名。與其父母祖先也。一一數而罵之曰奴欲害我乎。已而謂其朋曰盍少嘗之。愼毋多飲可矣。相與取小器而飲罵而去之。已而取差大者而飲。又罵而去之。如是者數四。不勝其唇吻之甘也。遂大嚼而忘其醉。醉則群睍嬉笑。取草履而着之。麓人追之。相蹈籍而就縶。無一得免焉。其後來者亦然。夫猩猩智矣。惡其爲誘也。而卒不免於死。貪爲之矣。嗚呼古今之死貪者多矣。豈獨一猩猩哉

問講學盛於宋○或云議論多而成功少○又云理學敝宋○何也○焉少墟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此元人進宋史表中語○蓋指當時廟堂之上言也○如新法和議之類○滿朝爭之而竟不報○眞所謂論建多而成效少者而忌者乃借口歸咎於理學○諸儒不知當時諸儒○多屏逐山埜或棄置散地○師友之間○不過私相講論以明道覺人耳○何關于廟謨國是○而責其成效少哉○且宋之不競○正係於京檜侂胄輩禁學之故○郎

有忠言無從取效是宋以禁理學敝非以理學敝也論者試取宋史一細讀之則諸儒之寃可不待辨而自白矣

呂新吾曰繼母之虐嫡妻之妒古今以爲恨者也而前子不孝丈夫不端則舍旃不問焉世情之偏也久矣懷非母之迹而因似生嫌借恃父之名而無端造謗怨讟忤逆父亦被誣者世豈無耶恣淫狎之性而恩重綠絲挾城社之威而侮及黃裹谷風栢舟妻亦失所者世豈無耶惟子

孝夫端然後繼母嫡妻無辭於姻族矣居家者不可不知

陳幾亭曰乞食募緣本爲忘相然是立法大滋窒碍人人不耕腹尚自餒誰施僧食人人不織體尚自寒誰捨僧衣其濫觴也貪婪之禿實情放利借名勸善方且爲巳造孽反云代人種福世間乞兒最當賤鄙何獨禿子乞哀自居本分愚祇見慣亦以爲宜每見賦性慳吝者逐事皆慳作佛事偏慷慨天資刻薄者待人皆刻遇和尚

肯周旋只是爲彼所給謂崇佛飯僧功德獨茂盍思斯人之徒總是天生凡在困窮同可憐憫豈緣割鬚去髮飯之便有陰功一切在俗窮民濟之便無福報天若作此分別豈爲大生廣生佛若作此分別豈非至愚極陋萬分無理舉世長迷仁者一體萬物縱不以異端而恐外之豈至以吾民而反疎之也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眞有氣來格也朱子曰若道無物來享

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眞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劉文成公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爲善者不必福爲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然則禍福誰所爲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爲之歟曰否氣有陰陽邪正分焉

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爲之也。是故朝菌得濕而生。晞陽而死。靡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氣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於氣乎。曰否。天之質茫茫然氣也。而理爲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氣生物而濡於物。

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理爲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爲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而以爲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蟯蛔生於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於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跖之壽。操

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所私耶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爲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昆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於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殀壽不貳脩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

呂新吾曰。形神一息不相離。道器一息不相無。故道無精粗。言精粗者妄也。因與一客共酌。指案上羅列者謂之曰。這安排必有停妥處。是天然自有的道理。那童僕見一豆上案。將滿案樽俎東移西動。莫知措手。那熟的入眼。便有定位。未來便有安排。新者近前。舊者退後。飲食居左。匙箸居右。重積不相掩。參錯不相亂。布置得宜。楚楚齊齊。這個是粗的。若說神化性命不在此。却在何處。若說這裏有神化性命。這個工夫還欠

缺。否。推之耕耘簸揚之夫。炊爨烹調之婦。莫不有神化性命之理。都能到神化性命之極。學者把神化性命看得太玄。把日用事物看得太粗。原不會理會。理會得來。這案上羅列。得天下古今萬事萬物。都在這裡。橫豎推行。撲頭蓋面。脚踏身坐的。都是神化性命。乃知神化性命。極是粗淺的。

顧涇陽與李脩吾書曰。足下嘗謂富貴功名。都如夢幻。乃有好古董一癖。何也。此以視求田問舍。

則有間矣。其爲累等也。且所謂古董者。在我而已。我能做百年的勾當。便是百年的古董。我能做千年的勾當。便是千年的古董。我能做萬年的勾當。便是萬年的古董。彼世之所謂古董何爲哉。一落形器。天地且不免有時彫毀。而况其他乎。亦可啞然一笑矣。

或問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程子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牛首者耳。荀子中間說。問太古

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亦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

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而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虱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譚景升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為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為無情者。無情而化為有情。若楓樹化為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無情者。如望夫化為石是也。此語何如。曰莫無此理。楓木為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為老人。川中有蟬化為蚯蚓。化

爲百合。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便化爲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爲望夫石。

問世途强悍難制之兇如虎。好險莫測之徒如河。居此世者何如。涉身。辛天齋曰。正好講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作用也。此等經綸。在無事時爲

涉世法在有事時爲用兵法曰爲用兵法信得及若云涉世法不能無疑曰不惟行三軍敵家是虎是河卽自家三軍亦是虎是河卽用行時朝廷之上亦皆是虎是河卽舍藏時草野之間亦皆是虎是河暴之必爲虎噬馮之必爲河溺噬死溺死而不知惕术必不自謂英雄勇敢奮不顧身然與自家何益與世道何益聖賢見虎見河不敢逞一毫血氣安得不乾惕謹凜而生懼心又安肯退縮觀望徒懼而無濟從小心中

生出無窮鈔筭要擒虎而終不爲虎所噬要濟河而終不爲河所溺卒之虎擒矣河濟矣自家安全世道倚賴眞萬全之策也

朱子曰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諸侯而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傴僂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者於義既無所當又其牲牢器服一切循用流俗䙝味燕器於禮又無所稽至

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禜於山川。而反求諸淫祀之鬼。則尤無義理而習俗相承。莫知其繆。

薛方山曰。天下之道固一而無二。而精粗本末則不可偏廢。自夫朱陸之辨興而左朱右陸者。但知六經爲我註腳。而不究其義。剟於史學。又何庸心。其或折衷於二者之間。則亦謂讀經足矣。史固在所後也。明道程先生亦以謝上蔡爲玩物喪志。此其言蓋爲博而寡要者發也。未必謂

屏經史而不讀也邇者乃或妄意神化束書不觀事至於前不學無術多至謬誤而君子之經綸廢矣君子之經世譬諸醫者之治病經則其素難也史則其方書也雖軒岐和扁亦不能外是理以生人而業其術者顧棄置之縱自謂玅悟神解其有不至於誤劑殺人者幾希

呂新吾曰左傳國語戰國策春秋之時文也未嘗見春秋時人學三代史記漢書西漢之時文也未嘗見班馬學國左今之時文安知非後世之

古文。而不擬國左。則擬史漢。陋矣人之棄已而襲人也。六經四書。三代以上之古文也。而不擬者何。習見也。甚矣人之厭常而喜異也。余以爲文貴理勝。得理何古何今。苟理不如人。而摹倣於句字之間。以希博洽之譽。有識者恥之。

汪文定公曰。世之推步五行。以談禍福者。皆祖李虛中。爲虛中者。其自考必審。其自信必確矣。然乃服藥覬幸長生。而顧以速死。是不知命之有制而欲以力勝也。其自考者如此。何以考他人

之禍福乎。其自信者如此。何以使人之信乎。又況爲其徒者乎。世人不考其源流。隨而信之。此吾所未喻也。

朱子曰。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增加。

陳淸瀾曰。楊慈湖遺書云。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愚按象山猶是說事障。慈湖則

說理障矣。然理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者病則一般。

江盈科曰。祿命之說不足信。比如雲貴之官。有死者矣。而吏部猶然推陞。先死後陞。彼之官星安在耶。生員塲畢。或偶然病故。乃其卷佳者。猶然中式。先死後中。彼之薦元魁名星安在耶。

一人欲行家禮。乃自疑曰。我家無秀才。奈何賀醫閭曰。家無秀才。無人倫乎。若用佛教。則家有和尚乎。其人遂服。

馮少墟曰今天下蓋稱文盛矣學士大夫搦管抽思摛葩挼藻人虵珠而家荊玉豈不彬彬質有其文哉顧縱橫滋而樸茂散虛無孅而大雅微其流弊有出文詞外者關係人心世教匪細故也夫六經尚矣下此談文者不曰國策則曰秦漢不曰佛老則曰莊列建安而下率置貶辭矣然其間如昌黎盧陵輩猶或寓目焉曰此詞人之雄也如濂洛關閩見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曰此宋頭巾語耳不翅瓦礫置之矣夫宋之文載

於性理一書。其雕章琢句。焜燿耳目。不逮國策諸書。僕不敢強爲左袒。但其析理闡義。羽翼聖經。亾論韓歐。即秦漢有之乎。亾論秦漢。即左國有之乎。子輿氏以來。此爲正印。奈何以瓦礫置之也。余嘗讀國策秦漢諸書。其詞旨高古閎深。不具論。論其中所載事。多縱橫押闔之術。其機械變詐。至不可方物。佛老莊列諸書。叛經非聖。倡爲虛無寂滅之談。其不雅馴處。薦紳先生難言之。今世學者。問字國策。貫旨曇聃。其意甚盛。

但恐數年莊嶽不止齊其語耳葢常人溺於所聞曲士局于所見讀縱橫押闔之書不覺流而爲機械變詐之人讀虛無寂滅之書不覺流而爲放縱恣肆之人其始也止艷羨其文詞其旣也耳濡目染不知不覺併以移易其心術而取類其人品可不愼哉雖然抹縱橫虛無之弊者在於明理上而六經孔孟下而濂洛關閩夫非理學之淵藪而脩詞之標的與試取諸書讀之猶令人鄙吝消融心胸開朗勃然有正人君子

之思。即不然。而亦不至於爲縱橫爲虛無已。故曰文章以理爲主也或又謂文章理學原不相能。以理學爲文章。不迂則腐。余以爲不然。夫談理者莫如易。而六經中。稱最奇者。亦莫如易。談理者莫如孟子。而戰國時。稱最奇者。亦莫如孟子。但今人未之深思耳。然今人爲文。其主意與古人異。古人爲文。主意在發理而翼聖。今人爲文主意在炫辭而博名主意在理故讀理學諸書易入而易信主意在辭故不得不剽取國策

莊列以塗人耳目詎知浸淫之久其弊有出於文詞外哉然則爲文者宜何如余以爲六經孔孟其正鵠也濂洛關閩其嚆矢也注精凝神於此務必至於解悟而後已則此心確有主意而後閒取國策秦漢及諸子百家之書讀之以爲射疏及遠之一助使不至詭遇以獲禽庶幾乎逐縱橫爲樸茂挽虛無爲大雅乃稱藝苑良工哉

胡敬齋曰莊子動輙說箇自然無爲夫道理固是

自然。不用安排。不須造作。然在人便當窮究玩索。以求其所以然。操存省察。使實有諸已。發揮推廣。以及於人。但不可私意助長以鑿之。若一任冲漠自在。更不檢束。則道理與我不相管攝。其所謂自然。乃一切棄去此理而不爲。非聖人眞實懇到。出乎本心之自然。循乎天理之自然也。此莊子所以叛乎道也。其曰。天道自然無爲。聖人亦自然無爲。其說似是而非。實不知天地聖人。夫天地之道。至誠無息。春以生之。夏以長

之秋以遂之冬以成之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
雨明之以日月肅之以霜雪謂之無爲可乎但
一出於眞實之理人莫測其所爲也聖人之道
純亦不已仁以爲愛義以爲制禮以爲秩智以
爲鑒感之以德化導之以政敎肅之以刑禁謂
之無爲可乎但一出於至誠之心至實之理行
其所無事非有所勉强私意造作謂之自然謂
之無爲可也非如莊子之棄滅禮法付之自然
冲漠虛靜以爲無爲也

王浚川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語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名。故知人之爲善爲惡。乃得福得禍之本。其不順應者幸不幸耳。故取程子答唐棣之論。乃爲訓世之正。今柏齋以禍福必曰於鬼神主之。則夫善者乃得禍。不善者乃得福。鬼神亦謬惡不仁矣。有是乎。

丘瓊山曰。神人一理。以非禮祀神而神不之享。亦猶人以非禮待人。而人不之受。受非禮之食者。必餔啜之小人。享非禮之祀者。亦必淫邪之小

鬼也。後世小人。乃以卮酒豆肉。而欲享先代之聖賢。俗食褻味。而欲享太上之天帝。所持者狹。所求者廣。一何無忌憚之甚耶。此在聖明之世。所當禁也。

曹月川先生請除淫祀。祭祖先時。觝日之牛吠雲之犬。所在成群。先生問之。曰或有一人將父母不養。以致流落在外。尋覓過日。其子在家。殺羊造酒。吹彈歌舞。請宴外來賓客。醉飽連日。其父母悲泣而歸。援牆而望。不得其門而入。又復悲

泣而去。此子何如。衆曰。自家父母不養。却養外人。正孔子所謂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者也。豈非悖德悖禮。忤逆不孝之甚者乎。先生曰。今人把自家祖宗父母。都不祭祀。却將外神他鬼。畫影圖形。在家祭獻。又去外面享賽某廟某神。與此何異。衆人皆慚服。自是不復非議。

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朱子曰。莊老絶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

陳北溪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

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禀一段所以啟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禀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温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鬪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眞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

禀得這眞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
。多眞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
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
恰好時節。人生多是値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
人非常剛烈。是値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
是値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値陽氣之惡
。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値陰氣之惡者。有人性
。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
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禀如此。陽氣中有

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駁粹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為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為惡楊子便以性為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為性有三品都只是

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
峰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
相接處。捉摸。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更不會
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
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
處。其言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
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善。善亦只是
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
便謂善者只是贊嘆之辭。又誤了。既是贊嘆。便

是那個是好物方贊嘆豈有不好物而贊嘆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陸五臺理富民寃獄臺使者曰此人富有聲曰但當問其枉不枉不當問其富不富果不枉夷齊

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

程子曰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爲伯叔大無義理呼爲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禮與父同也

劉執齋曰貞淑之女固不厭於容華剛正之士亦何嫌於才美斯名言也衛莊姜班婕妤何嘗不丹華而靡曼顏清臣文信公何常不麗藻而英詞貞淫在性不在色賈南風之短黑陳金鳳之形陋其淫彌甚忠邪在性不在文李林甫之寫

弄麞安祿山之不識字其惡彌彰
宋寶塔灾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廷傳言有光怪將
復建塔余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又及於
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
烏足異也上從之
李之彥曰人子之於親苟虧生事之禮雖葬與祭
致其力何足以言孝故曰祭之厚不如養之薄
吾鄉多於至節歲節清明詣墳所半載餘實其
親於荒墟已爲非禮乘祭之後大率與兄弟妻

子親戚契交放情遊覽盡歡而歸至節歲節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淸明非省墓也祇踏靑耳然則人子何以處此當撥之於心平日稍能孝養雖祭後舉杯酌亦未害若孝養有虧即當收斂酒饌返舍潛自刻責庶幾亦不至大得罪於名教大獲譴於造物余嘗喜一前輩作初入仕啟云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忠未報國對師友以多慚

陸溪曰天妃宮江淮間濵海多有之其神爲女子

三人。俗傳神姓林氏。遂實以爲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爲大。地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爲天。二小爲地。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者。宜稱妃耳。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故其祀爲重。

史愚甫曰。人皆謂命是天命一定者。不知其無定也。如朝廷命一官矣。若做得官好。是敬命者也。褒嘉崇陟。愈久愈長。如貪墨方命。貶恥隨之矣。朝廷何常有定命哉。吾即君命之無常。而知天

命之無常也惟行無不善而遇或不偶然後可言命耳

黄鐵橋曰方家言脩天草神草也汁以淬鉛七返而瑩然潔七返而鏗然堅煉以他藥而鏐鋌成楚人有務鉅積者謁藥師力求之三年得草卽市鉛汁而淬之無效也楚人貲且困泣然曰藥師誣我嗟乎甚哉方士之囘遹愚俗之貪鄙也夫五金不相爲用亦不相爲制使鉛而可銀則銅可金石可玉萬類之質可亂陰陽剛柔動植

之故可變置則造化之柄可竊取矣昔淮南王安陰蓄邪謀謾稱好古招致饕餮之客競爲論著知天下之人可以利動也故爲黃白之論餘二十萬言夫亦襲妖僧度世之故智眩惑齊民以寓夫烏合之計耳淮南旣亾其言往往雜出於記載方士乃撮其渣滓以售其陰狡愚俗之易惑無怪也或曰信斯言也黃白不可成則鉛爲粉水銀爲硃非質變者乎噫謬何一至是耶聖人因物制用以佐民生者法固種種也乃猥

附於濫僞焉。宜。邪正混淆於世矣。

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程顥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來瞿堂曰。五性金木水火土。有形有氣有神。形上用功夫者。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是也。氣上用功夫者。求仙而欲長生。求佛而欲

不生不滅是也。神上用功夫者。君子所性。根於心。生於色。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而喻。堯舜周孔孟子是也。形上用功夫者。朝華夕落氣上用功夫者。水中捉月。惟神上用功夫則以萬世爲上下。與天地同不老矣。常笑李德裕平泉莊記云。鬻平泉莊者。非吾子孫也。以一石一樹與人者。非吾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爲權豪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而不知身死數年之後。皆化而爲煙散而爲物矣。此形上用功夫朝華

久落之驗也作此記出此語可謂愚之甚矣然古今之愚豈獨一李德裕哉於此見蕭何之賢

陳清瀾曰吾儒所說靜字與禪學說靜字辭同意異吾儒主於無欲而靜禪學主於無事而靜太極圖說曰無欲故靜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此聖賢之主於無欲而靜也陸子曰心不可泊一事又曰無事安坐瞑目澄心此禪學之主於無事而靜也無欲而靜則爲敬爲誠無事而靜則入於空虛流於寂滅此正所謂

差毫釐而失千里。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近世學者於此等處未嘗看破。所以坐爲陸學所惑。

陳仲醇曰。醉人膽大。與酒融浹故也。人能與義命融浹。浩然之氣。自然充塞。何懼之有。

呂涇野曰。天下事如風水者。雖學者亦當知。但馳心於此。則於衜眞理性而上達於天之妙。恐不無舛誤也。如葬法一事。只如程子避五患之說。可以通行無礙。而朱子山陵議狀。其曰擇本土

之淺深。穴道之偏正。以折荆大聲之非者。則可矣。若夫論土勢之强弱。風氣之聚散。不敢以爲必然。至謂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亾絕滅之憂。則又甚怪。而尤不敢以爲必然也。葢上古之時。葬之山野。不封不樹。而孔子始封之。自秦漢以來。始有山陵原廟之禮。而中古迎魂立主之義。遂忽焉不講。乃專於塊壤之上。求風水之今以爲禍福之驗。世豈有此理哉。雖仲尼而爲此論。吾亦不信。况出於郭

璞淳風之輩以駭時俗之耳目而不神於久遠者耶審若是彼仲尼以上聖人又豈愚於郭璞淳風而自殄其世耶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文中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長生爲甚矣人之無厭也

陳淸瀾曰朱子未出以前蘇子瞻以佛旨解易游定夫以佛旨解論語王安石張子韶以佛旨釋諸經程門諸子以佛旨釋中庸呂居仁以佛旨釋大學自朱子出而後其書皆廢愚嘗因此通

論之。六經非得朱子出。六經之旨不明。佛學非得朱子出。佛學不衰。宋世雜學。非得朱子出。雜學不息。陸學非得朱子出。陸學無人識得他破。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愚竊謂天不生朱子。萬古皆豐蔀。究辯至此然後知朱子之功。

朱子曰。金溪宗旨是禪。分曉。如禪家乾矢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

其本心故下稍忿慾紛起恣意猖獗

張南軒曰向在淮上宿一小寺中夜聞小雞聲以數萬計起視之見彌望燈明滿地問之寺僧云此舊戰塲也遇天氣陰晦則有此夫氣不散則因陰陽蒸薄而有聲氣自爲聲於人何預

蔡州妖尼於普惠託佛言人禍福朝中士大夫多往問之所言時有驗於是翕然具稱爲神尼歐陽公旣自少力排釋氏故獨以爲妖嘗有一名公於廣坐中稱尼靈異云嘗有牽二牛過尼前

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死罪。醫人藥悞殺人。故皆罰爲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座聞之。皆嘆其甚公。獨折之曰。謂尼有靈。萬物之最靈。其尤者爲聰明聖智。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被罰之牛乃能自知乎。於是座人皆屈服。

朱子曰。人只是一箇心。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

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

呂新吾曰古今載籍。莫濫於今日。括之有十種。有全書。有要書。有經世之書。有益人之書。有贅書。有不用之書。有病道之書。有雜道之書。有晦道之書。有敗俗之書。十三經註疏。二十一史之類。此謂全書。或撮其要領。或類其雋腴。不必盡讀。四書六經通鑑之類。此謂要書。常目在之。生死與俱。治安考據。經濟名言。大學衍義。文獻通考

之類。此謂經世之書。不可不讀。醫技農卜。養生防患。勸善懲惡。是謂益人之書。常目在之。言雖近理。而掇拾剽竊。不足以翼經史。而多人眼力。是謂贅書。無關於天下國家。無益於身心性命。苦竭心思。有妨本業。如詩賦之類。是謂不用之書。此皆無益。佛老莊列。是謂病道之書。高說性天。玄談理氣。言夫子之不言。道古今之難道。淵裏探淵。夢中說夢。是謂晦道之書。繁言曲說。小見一窺。是謂雜道之書。淫邪幻誕。機械縱恣。是

謂敗俗之書此皆有害有世道之責者不毅然
沙汰而芟鋤之其爲世教人心之害不小
問妻可出乎程子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
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
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
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
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
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
以對姑叱狗蒸藜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

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絶不出
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
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
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
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
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
但自已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
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
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

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絶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儲泳曰。舊聞呪棗而煙起。或呪而棗焦者。心雖知其爲術。不知所以爲術也。後因叩之道師乃知棗之煙者。藏藥於棗。托名以呪。燃之則棗如煙起。其棗之焦者。藏鏡於頂。感召陽精。舉棗就鏡。頂之自焦。是知奇怪之事。非藥則術。不足多也。向有行雷法者。以夜游艾納數藥合而爲香。每

燒則煙聚爐上。人身鳥翼。恍如雷神。所至敬向。不知其爲藥術也。師巫多挾術以欺世。向見一女巫。應有祈禱。必納香錢。使自投於淨盂中。隨即不見。人多神之。後得其術。乃用葶薺木銀。雜草藥數種。埋之地中。七七藥成。每窖投少許於木中。錢入即化。挾邪術。託鬼神以欺世。如此類者甚多。不欲盡紀。姑敘數端以袪後來者之惑。

楊氏復曰。奠謂安置也。奠酒則安置於神座前。既獻則徹去。奠而有酹者。初酌酒則傾少酒於茅。

代神祭也。今人直以奠爲酹。而盡傾之於地。非也。

文信公曰。彭叔英精躔度。推予命。謂主命得火行限得金孛羅計。故至於有主殺伐等語。雖然。此以論項籍關羽敖曹擒虎之流則可。而世固有不必如此而爲名將帥者矣。非叔英之所知也。予獨以爲陰陽大化。絪緼磅礴。人得之以生。其爲性不出乎剛柔而變化氣質則在學力。如叔英之說。某星主剛。某星主柔。得剛者必不能柔

得柔者必不能剛則是學力全無所施而一切聽於天命聖賢論性等書俱可廢已乎性或謂稍剛殆椰子所謂奇偏者凜焉朝夕惟克治矯揉懼陷於惡敢以命爲一定不易之歸乎叔英憮然曰予言命君言性命之矣

胡敬齋曰老氏旣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旣曰空又說有個眞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廻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

之學所以顛倒錯謬說空說虛說無說有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眞有說無則眞無說實則眞實說虛則眞虛葢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爲性故言多邪遁以理論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禀賦有定豈可說空說無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爲有散則爲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無也氣之有形體者爲實無形體者爲虛若理則無不

實也問老氏言有生於無佛氏言死而歸眞何也曰此正以其不識理只將氣之近理者言也老氏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而生佛氏不識此身如何死言死而歸眞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可謂無以死而歸眞是以生爲不眞矣問佛氏說眞性不生不滅其意如何曰釋氏以知覺運動爲性是氣之靈處故又要把住此物以免輪迴愚故曰老氏不識道妄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不識性妄指氣之靈者爲性

呂新吾曰。一里人事專利己。屢爲訓說不從。後每每作善事。好施貧救難。余喜之。稱曰。君近日作事。每每在天理上留心。何所感悟而然。曰。近日讀司馬溫公語。有云。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余笑曰。君依舊是利心。子孫安得受福。

曹月川先生。因諸生有親死。欲作佛事。責之曰。僧死不用道。道死不用僧。儒讀孔聖書。死而用釋老之薦。豈非惑歟。生曰。超度父母。人子悲切之

至情。先生曰。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其待親之不厚哉。借使親實積惡有罪。豈賄浮屠所能免。生曰。舉世皆然。不信佛事。則以爲不慈不孝。恐致鄉人非詬。先生曰。一鄉溺於流俗。是不讀書的人。子讀儒書。明儒理。不以違禮爲非。而以違俗爲非。可謂執德信道之士乎。一鄉皆然。子能獨立。卓然不爲流俗所染。舉行周孔之禮。則鄉人孰不轉詬爲譽而矜式哉。因命子如玉與王惠相之。

一依文公家禮。境內士大夫。聞風相率觀禮。約曰。喪葬以禮。祭祀以時。毋爲曹氏之罪人。得罪曹先生。則得罪聖賢。各當自勉。

魏周宣善占夢。有人夢芻狗。三占不同。而皆驗。詰宣問其故。宣曰。芻狗祭物。故始夢當得食。祭訖則車轢之矣。故墮車傷足也。既經車轢。必入樵爨。故虞失火。其人曰。吾第一次實夢。後二次妄言耳。宣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汝。意。既。動。與。眞。夢。同。是以占之皆驗。

馮少墟曰告子曰食色性也耳食悅色是天生來有的故曰生之謂性既以食色爲天性爲自然則必以仁義爲人爲爲矯强所以有以人性爲仁義之說不知仁義原是天生來有的原是天性原非人爲原是自然原非矯强且不別言仁義即就告子食色性也折之如耳食性也即甚耳食之人而語之曰汝饕人也則必羞悅色性也即甚悅色之人而語之曰汝淫人也則必惡可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可見仁義亦是天生

來有的非人爲非矯强也孟子從六陰旣剝之後指點出一點微陽眞有功於世道人心不小

有某問如何是萬物皆備於我其人正容曰萬物皆備於我某言下有省朱子曰古今聖賢問答之辭未有如此之例其學者亦未有如此遽有得者此皆習聞近世禪學之風而慕效之不自知其相率而陷於自欺也

薛文淸公曰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

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據高位載顯名秉三尺者忍爲此態乎

羅整菴曰程子曰佛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此言雖簡而意極圓備其本不是正斥其認知覺以爲性耳故非但無以方外内亦未嘗直也當詳玩可以二字非許其直內之辭

黃惟用問白沙在山中十年作何事呂涇野曰用功不必山林市朝也做得昔終南僧用功三十年儘禪定了有僧曰汝習靜久矣同去長安椰街一行及到見了妖麗之物粉白黛綠心遂動了一旦廢了前三十年功夫可見亦要於繁華波蕩中學故於動處用功佛家謂之消磨吾儒謂之克治